

日
京极夏彦

王华懋译

KYOGOKU NATSUHIKO

京极夏彦作品

08

阳 摩 白 之 理

おんもらきのきず

下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
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おんもらきのきず

陽 摩 白 心 理

② 京极夏彦

王华懋译

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摩罗鬼之瑕. 下 / (日) 京极夏彦著; 王华懋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545-4

I. ①阴… II. ①京…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609 号

策划编辑 闫柳君
责任编辑 杨越江
营销编辑 邓宇
封面设计 聂永真



阴摩罗鬼之瑕 (下)

[日]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279,000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545-4/I·975
定 价 38.00元

I 目录

阴摩罗鬼之暇（下）	1
-----------------	---

参考文献	415
------------	-----

解说 / 曲辰

妖怪，作为一种文法	417
-----------------	-----



熏子的笑容拯救了我。

与关口巽对话，让我预感将会有种种真知灼见出现，但是同时它也让盘踞在我心中的一抹不安增长了。

我的想像似乎大致猜中了。

关口这个人，一定是轻蔑着安宁，以不安为粮食而活。

我可以切实地感觉到这一点。

关口巽总是幻视着破灭，然后极端恐惧这个幻影成真。由于太过于恐惧，他连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都没办法。

可是若不闭上眼睛，就无法得到平稳的日常。

因此他厌恶日常。

他轻蔑着平稳安宁、日常性的存在方式。

可是关口并非从高处俯视，他的视线比任何人都要低。

胆小的他，只是没办法面对不久后一定会造访的破灭，耽溺于惰眠罢了。

过剩的自我保护，往往会转化为攻击。所以关口在某一面也是攻击性的。

但是关口的情况，自我保护与攻击的关系是扭曲的。他的破坏冲动应该说是对于无法实现的自我保护的补偿吗？

让他放弃自我保护的，是对于即将造访的破灭的确实预感。破灭应该可以视为消失——死亡。

死，是存在者惟一绝对无法体验的一件事。对存在者而言，死永远都是未来。除了将其视为预兆以外，没有其他知晓的方法。

就像鬼神是不可知之物一样，死是不可知之事。

一般认为，与死成对的概念是生。

可是我不这么想。生包括了许多的下位概念。但是死并非如此。

死是不可动摇的，而且孤高的，我认为时间才适合作为与死成对的概念。

我们对时间一无所知，无法谈论，因为我们存在者无法客观地捕捉时间。

体感客观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事。

说“现在在这里”的时候，不可能锁定发言者什么时候在哪里。主观的时间总是在伸缩，完全不一定。顶多只能替换为长短这样的距离来谈论。可是不管多长或多短，一小时就是一小时，客观的时间并不会变化。

惟有知道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之间的差距，才是勉强可以了解时间的方法。为了知道这个差距，存在者必须计测客观的时间。

客观的时间被认为是计测出来的数值，但是其实这个数值并不是计测时间本身所得到的。计测到的是距离与速度，而不是时间。在空间中移动了多远，运动进行了多少的量，我们把这些替换为客观的时间。

我们只能以现象的连续变化来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只能从空间与运动的关系中定义时间。

时间并非存在着，而是作为时间发生的事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谈论时间。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置身于时间当中。只能够存在于时间当中的存在者，无法确认存在。因为存在这件事，就是活在时间之中。

那么……

过去、现在、未来这种老套的认识，在思考存在的时候，真的有用吗？我思忖。

过去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吗？若说过去，是去了哪里呢？

如果未来指的是尚未来访的时间，那么它究竟是从哪里来访？

指示现在的“当下”这个时间，到底表示什么？……

现在在这里的我，和曾经在这里的我不同吗？

将会在这里的我变成现在在这里的我时，现在在这里的我去了哪里？……

定义现在的当下，是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瞬间。以数值表示时间的时候，瞬间是零。严密的意义中的瞬间，无法测量运动，也无法测量距离。

换言之，以时间来说，现在是无。

这表示现在被切割为已经存在的现在，和即将到来的现在。

对存在者而言，过去与未来都只是为了与现在区别而存在的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却往往把将来视为尚未到来的事物，并忘却过去地活在日常。

模糊地预感到未来，将过去收进杂乱无章的彼方，只是被囚禁在眼前的事物，将它们塞进现在这种模糊的概念里，我们如此地自以为活着。

这种存在方式是非原本的。

不把过去视为过去，而是当成已经存在的现在，明确地反复。不把未来视为未来，而是确实认识到它是即将存在的现在。如此一来，才能够彻底理解作为瞬间的现在这种原本的存在方式。

幽明生死遵循相同的道理。

所谓温故知新，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了解已经存在的现在——一般称为过去，就是指祭祀祖先这件

事吧。

因为已经存在的现在当中，包括了我这个自我形成以前的现在。没有这些，我不可能存在。

然后即将存在的现在——一般称为未来，有鬼神等待着。

鬼神——也就是非存在——死。

敬鬼神，也就是面对死亡。

死，不是置于模糊预感中的事物。死一定会造访所有的事物。它无可避免、无可往来，尽管如此却又是自我的，是绝对无法超越的可能性。

面对鬼神……

这才是存在者认识存在的惟一途径。

关口巽似乎害怕着死亡的预感。

可是他说他也嫌恶着这样的存在方式。

所以关口所怀抱的不安，其实并不是死亡的预感所带来的不安。

朦胧的死亡预感，很容易就会埋没在颓废的日常当中。因为只要以非原本的存在方式存在于非原本的时间当中，死亡的预感在死亡的瞬间之前，都只是未造访的时间。

所以……

不安使关口的存在方式显得近乎卑躬屈膝地恐惧，而那种不安不可能是死亡的预感这种含糊的东西所带来的不上不下的事物。

那种不安，是害怕沉浸在非原本的存在方式——埋没于安稳的现在，而错看了死亡。

所以关口才会厌恶日常吧。

他是不是侮蔑着只能够活在厌恶的日常中的自己呢？

若是如此，关口巽比任何人都更面对死亡，同时比任何人都更

逃避死亡。关口可说是和死亡背对背地依偎着。

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如此猜想。

而我似乎大致上猜中了。

关口巽这个人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与他对话十分刺激，可是同时也撩起了我的不安。

我在对话当中，与关口产生了共鸣。

我变得不安起来。

在书斋里约两个小时，我和熏子及关口巽对话，获得了许多的知识，感染了许多的不安。

焦躁与从容，尖锐与混浊，愚钝与聪明。

敏感与迟钝。

关口在相反的状态间往来，猛烈地摇摆，而我与他产生共振了。

只差一点。

再一步，就可以了解关口的时候……

山形过来叫我。

对话在不上不下的地方被打断了。

我怀抱着半吊子的不安——怀抱着关口巽这个人，迎接婚礼的宴席。

这是……第五次的婚礼。

我反复着已经存在的现在。

第一次的新娘是士族千金，名叫美菜。

第二次的新娘是社长千金，名叫启子。

第三次的新娘是村长千金，名叫春代。

第四次的新娘是亲戚女儿，名叫美祢。

第五次的新娘是……

穿着母亲穿过的礼服，
穿着母亲穿过的礼服，
穿着母亲穿过的礼服，
穿着母亲穿过的礼服，
穿着母亲穿过的礼服，熏子……

盛装打扮的熏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新娘，出现在
由花朵及花朵及花朵所装饰的大厅。

与叔公，与公滋，与山形，与栗林，与平田。
与奉赞会的人们，与女佣们。
与我的家人们。

第一次的宴席是美菜的父亲、兄长与亲戚。

第二次的宴席是启子的亲戚与关系者。

第三次的宴席是春代的父亲与一族。

第四次的宴席是美祢与由良家的亲戚。

第五次的宴席是……

熏子任职的分校校长与和他同行的妇人。

据说是熏子同事的男子，惊慌失措的关口巽。

我寻找榎木津礼二郎的身影。然后。

鲸头鹳、非洲钳嘴鹳、灰色朱鹭、撞木鹳。

秃鹳、大红鹳、白琵鹭、朱鹭。

秃鹭、胡兀鹭、熊鹰。

鹭、白腹鸬、黑鸬、游隼。

我和已经存在的现在一样，穿着父亲的礼服。

穿着父亲穿过的祖父的礼服。

坐在熏子旁边。

然后，宴席已经备妥。

我……

虽然我充满了从关口那里移植而来的不安……

明天——

即将到来的现在。

熏子转向这里。

熏子的笑容拯救了我。

我一定要保护熏子，我非保护她不可。

但是……在那之前，这仪式性的宴会让我忧郁。为我祝福的心意的确让我欣喜，但是亲戚与家人不同。这个场面，不需要亲戚。

的确，对于重视儒教形式的人而言，血缘是应该重视的关系。可是我反对将家人的领域扩大到血缘关系者。长幼有序的想法，也应该完全是基于孝的道理，若是以父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待，轴心就会偏离了。

叔公和公滋都不是家人。叔公虽然比我年长，但我没办法去尊敬他。

我面前的他们，毋宁就像应该唾弃的日常化身。他们应该尽他们的孝，但我不认为他们尽了责任。更何况，我并不认为妨碍我的孝，会有助于尽他们的孝。

校长一行人以及关口僵硬地站在角落，叔公走近他们，朝我看了一眼，然后开始说明起来：

“啊啊，呃……”

“敝姓佐久间。”校长说。

“佐久间先生啊。佐久间校长，还有夫人，请不必那么拘谨。如你们所见，只有几个人参加而已。还有你，关口，关口先生。”

过来中间一点啊——叔公拍打关口的肩膀。

“哎，这个由良本家就是排斥佛教仪式和神道教仪式哪。呃……是叫儒教式吗？听说是采用那个儒教式。可是这里又不是朝鲜，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算是一家人，想法也不完全一样吧？——叔公说得一副很了解的样子。

“听说如果是正式仪式，首先新郎要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的中庭搭个帐篷，拜什么东西，行什么三三九度〔注一〕，在那里住上一晚。一个晚上过去，新娘再和新郎一起嫁进来，向夫家的家族——致意。朝鲜那里好像是这样哪。可是这样一来，就搞不清楚算是嫁进来还是怎样了，对吧？也不唱高砂曲〔注二〕。而且这样人家也会吓到啊。要是中有中庭就好了，但有些人家也是没有的。这不是我国的风俗哪。”

说明。

叔公的说明和以往完全相同，而且他完全不懂。

叔公真的了解我国的风俗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个粗俗的老人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家族观及儒教婚姻仪式的由来。叔公甚至连我的祖父——对他而言是长兄——的著作都没有读过。

“最近一般人的结婚喜宴都办得很盛大对吧？”叔公接着说，“由良家也不是穷，要是离开长野，找个像样的地点盛大举行就好了，可是这个由良本家就是有怪癖，伤脑筋。我说这样新娘太可怜了，昂允却说没关系。说是这样说，但是对新娘来说，这可是一生一次的盛事啊。不管对新娘本人还是新娘的父母来说都是。”

叔公频频偷瞄我。

“可是他就是不要神道仪式，脑子里完全没想到要迁就一下世

人。公家这种东西，本来就缺乏协调性。我觉得公家就该像个公家，举行神道仪式就好，可是他怎么样就是要儒教仪式，我们为此大吵一架哪。”

我们是有了冲突，但我不记得吵过架。

说起来，我根本不记得我曾经主张要采取儒教的传统仪式，我也完全不认为只要依循传统就好。

我不知道传统这两个字的真意，而且我认为只要遵循道理进行，不管形式如何改变，都能够是传统。父亲和祖父也是一样吧。

例如……我丝毫不认为既然是儒者，就非得穿上儒教正式服装的道服不可，或是必须遵守大礼的规矩，行拜礼或酒礼。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当时我的想法也是一样，虚礼最好废止。我只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打算实行叔公顽固地建议的神道式婚礼罢了。

这里说的神是指什么？

大部分是皇室的祖先神吧。

那不是我的祖先神。如果说是祭祀比皇室祖先神更早、更根源性、更原初的神明视为万民的祖先神，那也不是不能理解。

可是，在这种连敬奉自己的父母都无法尽心的世间，祭祀距离如此遥远的鬼神，又能有多少德行？

还是要叫我敬君？

或许叔公的意思是，皇室的祖先神就是君主的祖先神，所以身为臣下的人民都必须加以崇敬。虽然我不赞同，不过这种把忠孝视

注一：三三九度は神道教婚礼の儀式之一，在大中小三个酒盏中盛入御神酒，新郎新娘交互各饮用三次，共计九次。

注二：《高砂》原本是能剧的戏码之一，以往吉之松与高砂之松这一对夫妇为题材。后来成为婚礼等喜庆场面唱颂的歌曲。

为同义，或是把忠视为孝的上级概念——重视君王更胜于父母的想法——是存在的吧。

即使如此，我的想法也不会改变。

外面的世界构造似乎已经改变，在现世当中，天皇家甚至不再是君主了。

那么无论天皇家有多么尊贵，也一样是别人家。

那么，神道仪式的婚礼，就等于是在别人家的鬼神面前起誓。我就是不懂为什么非得在别人家的鬼神面前起誓。起誓是无妨，但是与其这么做，不如优先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比起祭祀祖先，侍奉活着的父母更来得重要。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顺序颠倒了。这样的话，道理上不通。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祀不是自己祖先的鬼神，是谄媚之举——《论语》不也这么说吗？

我没办法对这种事敷衍。

不能用一句这是流行来带过。拿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当理由，毫不思索地行动，那才是埋没于颓废日常的行动。当然，如果叔公的话中有足以令人信服的道理，我也会听从的。但是没有道理的话，不管是任何人提出来的任何提议，我都不能接受。

所以我才拒绝了。我绝对不是固执己见，无论如何都坚持要采用古典的儒教仪式。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规矩嘛。”佐久间校长说。

“不，这不是什么规矩。这种做法，是二十三年前不得已才开始的。再怎么样都没办法照着昂允说的做啊，然后他又顽固地不肯听从我的提议，我们都动起口角来了。结果昂允竟说干脆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户籍迁进来就好了。可是这个社会上是有体面要顾的，

他完全不懂这些，不知世事哪。喂，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样是值得庆祝的事，至少还是该设个宴席，所以……喂，我可是考虑了很多哪。”

叔公瞟了我一眼。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昂允这家伙滴酒不沾，不能行三三九度啊。我那边那个不肖儿子公滋倒是个大酒鬼，真伤脑筋哪，哇哈哈。”

叔公笑了。

我不懂哪里好笑。当然，没有任何人笑。

挑高的大厅里，只有叔公一个人的粗俗笑声回响着。

叔公总是会在毫无道理的地方笑上一次。

即使如此……我记得二十三年前，有五个人笑了。笑的是美菜的父亲、兄长、叔公的同伴，还有奉赞会的平田的两个部下。

十九年前，有八个人笑了。启子的父亲，启子的父亲经营的公司四名干部、还有同样是奉赞会的三个人。

十五年前，只有公滋跟着笑。

八年前，已经没有人笑了。

现在也没有人笑。

“这就是最后决定出来的折中方案。像这样几个人聚在一起，进行形式上的婚礼仪式，然后一起聚个餐。喂，不是规矩，也没有规定，只是惯例上一直这么做……”

惯例。

叔公满不在乎地说出令人厌恶的话。

那……不就是反复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才会发生那种事，不是吗？